《少女的反叛：荆棘圣杯与旷野之风》

《白垩之罪：阿提拉斯编年史》· 北境大陆核心支线角色与叙事视觉设定集

"如果我代言的并非正义，那么这份罪恶又该由谁承担。"
所属世界观：《白垩之罪：阿提拉斯编年史》（欧若拉大陆 · 神圣阿提拉斯帝国北境与圣城索泰里亚）
篇章定位：第二幕至终局跨区域大型人物支线 / 阿提拉王室遗孤复出与边疆和解关键暗线

目录导览

- 第一卷 · 核心双女主与群像档案：受囚的救世圣杯、撕裂尘世之刃与卡利克斯百年悲剧
- 第二卷 · 核心意象母题与角色信物图鉴：圣杯、荆棘与四大关键叙事信物图标设计
- 第三卷 · 支线实机流程与主线终局交汇：从芬里尔冬花、索泰里亚密档到"泰拉之脉"重开
- 第四卷 · 支线实机演出与人物独白手札：塞外民谣、善念之间、佩尔丧钟与高塔自白
- 第五卷 · 人物前传纪事全文〈金丝笼、血泪荆棘与共犯〉：高塔结绳、禁林相逢与血池破局

第一卷：核心双女主与群像角色档案

I. 受囚的救世之器 —— 卡普蒂萨尔娃·卡利克斯（CAPTISALVA CALIX）

"如果我代言的并非正义，那么这份罪恶又该由谁承担。"

I. 基础档案

- 真名：卡普蒂萨尔娃·卡利克斯（Captisalva Calix）
- 词源隐喻：Capti（拉丁语：囚徒）+ Salva（救世主），Calix（圣杯/容器）——意为"受囚禁的救世容器"。
- 常用名：蒂娅（Tia）——由幼年照料她的侍女养母所起，代表着她褪去神格、作为"凡人"的真正起点。
- 教会尊号：「神之子」、「光之子」、「救世主的受肉」、「赎罪者」
- 年龄：前传出逃时 16 岁；主线与赫伯特于北境相遇时 26 岁（距卡利克斯大火已过去十年）。

- 身份背景:至高圣座名义上的前代圣女(官方宣称已于十年前殉教升天);实为卡利克斯家族历代人体炼成、灵魂锻造与原初先知菲利乌斯·卢奇斯"荆棘王冠"带血尖刺结合诞生的完美人造容器;现为帝国北部纳尔河与芬里尔城周边边民口耳相传的"塞外白衣天使"。
- 生活特长:天生的自然草木与百兽亲和力、深度神学与哲思剖析、家常烹饪、简单织造。
- 核心能力:【容纳此世之恶的血泪圣杯】——源自先知卢奇斯"荆棘王冠"的禁忌异化圣力,由原初先知的圣血与饱含尘世悲痛的执念交融而成。发动时可召唤破土而出的漆黑巨型荆棘进行大范围穿刺与束缚;力量彻底暴走时双眸化为纯白,流下如融化黄金蜡油般粘稠的金色血泪,并伴随遮天雷暴异象。早期每次动用神力都会遭到"褪色苦修"纯白意志的同化侵蚀与荆棘刺穿肉体的惨烈反噬;直至十年间受蒂拉漂泊日常的温情疗愈,并在赫伯特所持古语孤本《蒂维努斯福音》"本原与自然共生"哲思的引导下,方才彻底克服对自身力量的恐惧,收放自如。

2. 视觉与装束设计

- 体貌特征:一头如流淌黄金般柔顺闪耀的及腰长发,精密编发间常年佩戴着一顶永不枯萎的纯白花环。面容精致如易碎的白瓷人偶,早年习惯性挂着教科书般无可挑剔却空洞疏离的礼仪微笑;唯有在蒂拉身边时眉眼方会自然舒展,后期与赫伯特建立信任后亦展现出温和真挚的善意。
- 服饰剪裁(渎神的圣洁):改良自神圣帝国正教神职白袍,采用极具拘束感与祭品审美的"露肩分体式"与贴身收腰版型(私奔塞外后剪去了累赘的繁复长拖尾)。纯白面料紧贴躯体,刻意勾勒出少女的身姿曲线——这绝非出于世俗情欲,而是卡利克斯家族向至高神明献上完美器皿的祭祀展示,恰如一场无声的《春之祭》。
- 细节与烙印:
    a. 洛可可花边与修长剪影:披肩与高开叉白裙边缘缀满繁复精细的洛可可式蕾丝花边,在冷峻北境荒原上形成极具反差的凄美感。
    b. 折翼暗纹:披肩左右两侧以同色银白暗线绣着极不显眼的单薄天使羽翼,隐喻生来无法飞离圣座高塔的宿命。
    c. 圣杯刺青:雪白的胸口上方烙印着一枚抽象的暗金色"圣杯(CALIX)"神秘学炼成刺青,那正是锁住卡利克斯历代亡魂与先知圣血的阵法核心。

3. 性格剖析

- 表层印象:孤独寡言、高傲矜持。早年受苍白教皇柏图一世与名义生父(卡利克斯族长)日复一日的洗脑规训,形成了强烈的"自我崇高化"防御机制,曾固执地相信自己高于凡俗、理应以无瑕之身背负全人类的原罪。
- 内心深处:敏感脆弱、迷茫无助,甚至因"容器不需要眼泪"而从未学会像普通女孩那样啼哭。那座名为崇高使命的象牙塔在父亲视她如器物的冰冷目光下摇摇欲坠;唯有幼

年养母偷偷讲述的市井故事，在她死水般的心底留下了仅存的凡人欲望——对鲜活人间的"好奇心"。

- 塞外漂泊期：在与蒂拉相依为命的十年旷野生活中逐渐洗去非人感，虽常与蒂拉匿名在饱受赫尔海盗袭扰的芬里尔城周边村落救死扶伤，内心深处却仍对圣城旧忆怀有创伤，下意识恐惧重返世俗，生怕一旦踏回人间便会再次沦为被高高供起、抽干自我的神圣标本。
- 支线真结局：在蒂拉、赫伯特的支持以及《蒂维努斯福音》的启迪下彻底与自我和解；尤其在得知索泰里亚救赎尖塔中仍囚禁着与自己同病相怜的末代王室遗孤"佩卡托里克斯·阿提拉"后，不再软弱逃避，毅然决定重返圣城践行属于"蒂娅"自己的正义与职责。

4. 完整人物弧光（五阶段个人演进表）

弧光阶段	身份状态定位	心理演变与核心经历事件	命运转折节点
第一阶段：笼中鸟	被囚禁的活体圣物	终日囚于圣座尖塔深闺书房，仅能从高空天台俯瞰信众投下赎罪钱币，在天台为教皇与信徒表演刺穿自身的"荆棘神迹"。目睹教会敛财的虚伪与父亲的癫狂，内心在"自我崇高"与"破碎绝望"间反复撕裂，唯靠抚摸金发思念失踪的养母度过无泪长夜。	追问养母下落屡遭训斥"神之子唯有天父"乃至殴打；侍女的麻木、父亲的冷酷与教皇的伪善，彻底点燃了撕裂床单结绳出逃的渴望。
第二阶段：天使坠尘	笨拙的寻母少女	无星之夜结纯白亚麻床单翻下高塔，双足首次踏上泥土，力竭晕倒在偏远山村，奇迹般与隐姓埋名的苍老养母重逢。第一次在养母怀中放声痛哭，吞咽黑麦面包与野菜汤，随养母之子里尔赤足涉溪、采花编环，品尝偷来的凡人童年。	出于未泯的善良，为救河边失足滑落的村童与里尔被迫现身，金发真容走漏风声，为收留她的山村招来灭顶之灾。
第三阶段：血泪荆棘	虚无的禁林复仇者	亲眼目睹卡利克斯私军与炼金术士屠村回收尸骸，养母高喊"快跑，女儿！"后被队长活活拧断脖颈。灭顶的悔恨与愤怒击碎理智，蒂娅首次流下融金血泪	对教会宣扬的人性与正义彻底绝望，既痛恨仇敌又抗拒体内同化自我的神力，在善念与剧痛的撕扯中沦为群山间生人勿近的"活体森林怪谈"。

弧光阶段	身份状态定位	心理演变与核心经历事件	命运转折节点
		，漆黑荆棘破土暴走将私军全数穿刺虐杀。昏迷后为山林百兽救回抚育。	
第四阶段：重识自我	剥离光环的凡人少女	与揭悬赏闯入禁林的雇佣兵蒂拉相遇。被蒂拉带着泥土气的残酷市井剖析一锤敲碎残留的"救世主幻觉"，在蒂拉怀中卸下重担痛哭；此后在纵马、搭灶煮汤、篝火看星的日常里慢慢洗去"卡利克斯"烙印，作为"蒂娅"重新活了过来。	行踪被悬赏雇主顺着蒂拉马蹄印摸清，私军合围禁林并以蒂拉与村民性命相挟；为护住挚友与无辜者，蒂娅强行熄灭圣光，误解之下甘愿重入囚笼。
第五阶段：碎杯私奔	斩断宿命的自由人	押回本家后拒用神力，以普通人尊严硬抗生父毒打，被锁入地下血池准备取代枯竭的初代"卡利克斯之母"，听闻家族百年衔尾蛇悲剧。在蒂拉散金煽动万千狂信徒冲垮宅邸后，两人合握一剑赐予母体解脱，趁三天三夜大火策马私奔塞外。	彻底斩断延续数百年的亵渎炼成回路，抛弃"神之容器"宿命，在北境山海间的永春花海开启十年隐居，并为十年后重返圣城救赎尖塔幼王埋下伏笔。

II. 斩断宿命的利刃 —— 鲁普蒂娅·穆恩达（RUPTIA MUNDA）

"终于找到你了，蒂娅。"

I. 基础档案

- 真名：鲁普蒂娅·穆恩达（Ruptia Munda）
- 词源隐喻：Ruptia（源自拉丁语 Rupta：撕裂、粉碎、打破既有秩序）+ Munda（源自 Mundus：尘世、凡间、芸芸众生）——意为"以凡俗之身撕裂旧秩序之人"。
- 常用名：蒂拉（Tira）——按理简称本也该叫"蒂娅"，只因抚养她的山村长辈没文化大舌头叫岔了音，久而久之便成了"蒂拉"。
- 年龄：前传相逢时 18 岁（比蒂娅年长两岁）；十年后主线登场时 28 岁。

- 身份背景：自幼父母双亡的边陲孤儿（实为逃难撒修牧民遗孤），吃着帝国山村百家饭长大，早年混迹于边境酒馆接悬赏度日的自由女雇佣兵，现为守护雾岛花海的无名骑士。
- 生存特长：实战剑术与精准长弓射术、荒野侦察、精湛骑术，以及混迹三教九流磨砺出的油滑话术与人性洞察力。
- 核心能力：【无意识的荒风庇护】——平日依靠山村猎户与老兵传授的扎实弓马剑术搏杀；虽然本人早年并不自知血统渊源，但在生死搏杀的无意识间总会自然流露出东方撒修族人特有的"风之加持"——包括令离弦箭矢骤然加速、大幅提升自身纵跃闪避身法，乃至在千钧一发之际卷起气流偏转敌方远程冷箭。

2. 视觉与装束设计

- 体貌特征：一头利落不羁的黑色狼尾短发（WOLF-CUT），充满旷野生命力的小麦色肌肤，一双透着早熟、精明与三分狡黠笑意的琥珀色棕瞳。
- 服饰剪裁：彻底摒弃传统世俗女性的裙装束缚，常年穿着便于纵马劈砍的深色贴身马裤、边角磨损却保养得当的雇佣兵短款皮衣与厚皮革护腕；背负长弓箭壶，腰悬制式钢剑，举手投足干练飒爽。

3. 性格剖析

- 表层印象：玩世不恭、我行我素、嘴皮子极溜。无论在酒馆醉汉还是村童之间都混得游刃有余，对贵族繁文缛节与教会清规戒律嗤之以鼻，面对强权懂得用撒谎、装傻与套近乎保全自身。
- 内心深处：极度早熟通透，习惯用"冷眼旁观的油滑"作保护色。因吃百家饭长大而对底层乡亲怀有朴素的感恩，却也早已看透世俗"贵族压平民、夫压妻、父压子"层层转嫁痛苦的残酷真相，因无力改变而选择自我麻痹，直到遇见比自己更孤独破碎的蒂娅，才第一次有了甘愿押上性命去守护的人。
- 塞外漂泊期：一心只想将蒂娅藏在远离教会与人群的世外花海，带着近乎紧绷的过度保护欲。起初对闯入雾岛的赫伯特抱有强烈戒备；后见赫伯特赤诚虽有所软化，却因赫伯特拿出《蒂维努斯福音》提议帮蒂娅重新掌握圣力而勃然大怒，生怕蒂娅再被卷回吃人的世俗，甚至与独立思考后的蒂娅爆发激烈争执负气出走。后在与赫伯特的深谈中幡然醒悟：自己应当做蒂娅并肩同行的灵魂知己，而非另一座以爱为名的囚笼。
- 支线真结局：在赫伯特深入撒修荒原与旧山村的调查协助下，得知亲生父母原是为让她活命而拼死逃入帝国、在追杀弥留之际将她放在村户门口的撒修流民——"只盼她不必像游荡荒原的蛮族般不明不白死在乱世里"。这一真相彻底击碎了蒂拉"无根浮萍"的自卑与迷茫，使她坚定地与蒂娅并肩重返尘世：在蒂娅奔赴圣城救赎尖塔的同时，蒂拉毅然回到血脉故土撒修半岛，联络赫伯特曾饶恕的撒修指挥官，在终局大动乱中一手促成了撒修部族的安稳归顺与帝国边境和平贸易的开启。

4. 完整人物弧光(五阶段个人演进表)

弧光阶段	身份状态定位	心理演变与核心经历事件	命运转折节点
第一阶段:村野孤狼	游离规则外的旁观者	顶着村人对其男装打扮与不敬神明的闲言碎语，在边陲酒馆接猎杀与跑腿悬赏混日子。看透世道层层欺压的烂账却无力反抗，用油滑与冷漠麻痹自我。	为赚取神秘黑衣人开出的百枚金币重赏，独自策马闯入猎人们闻风丧胆的"活体怪谈森林"，迎着荆棘撞见蒂娅。
第二阶段:破壁交友	敲碎神龛的闯入者	识破蒂娅对猎人手下留情的嘴硬心软，用"落空的握手"与自来熟的"蒂娅妹妹"强行挤进圣女封闭的世界;每日偷带蜜汁烤肉、麦酒与铁匠厨具进林，带蒂娅骑马看星。	听闻蒂娅欲向世人揭发教会，以底层赶海求生的残酷真相敲醒蒂娅的"弥赛亚幻梦"，抱住痛哭的少女，也融化了自己多年的心墙。
第三阶段:黄金之耻	被迫背叛的共犯	频繁采购物资的马蹄印被神秘雇主眼线追踪，无意间引来卡利克斯私军重围禁林。被士兵死死按在泥地里，迎上蒂娅误以为遭背叛而冻结咬血的绝望目光，脸上被队长砸下一袋百枚金币赏金。	跪在空林里抓着足以买下庄园安度一生的冰冷黄金感到翻江倒海的恶心，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麻痹苟活，系紧钱袋策马杀奔圣城。
第四阶段:野火燎原	借势破局的拯救者	深知单凭个人武力绝难撼动卡利克斯本家，遂发挥市井洞察力，散尽百枚赏金买通圣城吟游诗人与流民，将"卡利克斯私囚并用邪术谋杀圣女"的流言煽动成数万狂信徒暴动的燎原烈火。	趁暴民冲垮私军防线杀入地下血池劈开铁链，脱下皮衣裹住遍体鳞伤的蒂娅，握住她的手一同出剑刺穿"卡利克斯之母"心脏。
第五阶段:旷野同乘	撕裂秩序的破局者	在暴民忙于贪婪劫掠焚烧宅邸的三天三夜大火中，紧握蒂娅的手共乘一骑逃向塞外草原;十年后在赫伯特协助下寻回撒修父母遗愿，从过度保护的藏匿者成	彻底完成从"独善其身的混世佣兵"到"斩断百年血脉诅咒、进而弥合帝国与撒修裂痕"的完整生命蜕变。

	身份状态定位	心理演变与核心经历事件	命运转折节点
		长为促成边疆两族止戈的和平推手。	

二、核心配角与家族悲剧群像

1. 衔尾蛇的活体母胎 —— 卡利克斯之母

- 真实身份：数百年前卡利克斯家族初代家主尤斯凯卢斯（IUSCELUS）的挚爱亡妻。
- 悲剧设定：初代家主尤斯凯卢斯（词源由拉丁语 IUS"法律、正义、神圣契约"与 SCELUS"滔天罪恶"拼合而成）原本是一位嫉恶如仇的义人——其父母死于贪官污吏之手，当他历尽艰辛手刃仇敌满怀希望归家时，却发现爱妻与幼子已被闯入的强盗残忍虐杀。极致的悲痛彻底扭曲了他对"正义"的认知：为了复活妻儿、更为了在人间降下"绝对无罪的秩序"，他疯魔般扎进禁忌人体炼成术与灵魂神秘学，与光辉教会高层缔结密约，用邪术将亡妻"不完全复活"——她的灵魂被死死钉在腐朽肉体里，倒悬锁在宅邸最深处地下血池的逆十字架上整整数百年，腹部被代代子孙反复剖开又强行愈合，沦为不断提纯孕育"神降容器"的活体子宫。
- 高光与终局：在生命之火彻底枯竭的回光返照中，她用破碎的声带向祭坛下奄奄一息的蒂娅吐露出"因追求极致正义而堕入极致罪恶"的家族真相。面对蒂娅"您恨制造了这一切的我们吗"的颤声追问，这位承受了数百年剖腹之痛的母亲只留下一句深沉悲悯的叹息："也许……但……所有人……都很可怜……"最终在蒂娅与蒂拉合握刺来的一剑下露出无比温柔解脱的微笑，轻声道谢后坠入血池化作尘土。

2. 失落的人间温度 —— 养母一家（侍女养母、农夫大叔与里尔）

- 侍女养母：昔日卡利克斯本家负责照料幼年蒂娅起居的普通侍女。在全族上下乃至教皇都将女童视作冰冷器皿的深闺里，唯有她从不行跪拜大礼，而是偷偷拥抱她、唤她"蒂娅"，告诉她集市刚出炉的面包香气与夏夜森林的萤火虫。后因族长忌惮她"以凡俗情感污染神子纯洁思想"而被秘密驱逐，在远山僻静村落隐姓埋名嫁人生子。十年后蒂娅结绳出逃晕倒村口，养母明知收留圣女必招灭门大祸，却在少女痛哭哀求下被母性击碎防线将其藏在家中；最终在卡利克斯私军屠村之日，被卫队队长单手扼住咽喉高高提起时，用尽最后一丝气力朝蒂娅嘶喊出"快跑……女儿！！"，旋即被拧断脖颈惨死。
- 农夫大叔与幼弟里尔（LIR）：养母在山村组建的朴实家庭。憨厚善良的大叔曾省吃俭用去圣城朝拜圣女、往赎罪铜箱投下血汗银币祈求风调雨顺，令隐瞒身份的蒂娅深感愧怍；天真烂漫的小男孩里尔则毫无芥蒂地带着这位"漂亮姐姐"赤足涉溪、捕蝶采花，曾在阳光草坡上托腮羡慕地问出"圣女大人那么厉害，一定每天都很幸福吧"。两人最终

在私军屠村中胸口被利刃贯穿双双横死血泊，成为彻底击垮蒂娅理智、引爆黄金血泪与漆黑荆棘屠灭私军的直接导火索。

3. 癫狂的守墓人 —— 卡利克斯当代家主（尘世之父）

- 角色定位：蒂娅名义上的父亲，卡利克斯家族数百年扭曲执念的末代继承人。他从未将蒂娅视作骨肉，只用审视精密瓷器般的冰冷目光将她当作讨好苍白教皇、实现神明受肉的最高杰作，稍有忤逆便以"残次品"相辱并施以鞭笞。在蒂娅出逃、圣座震怒断供、地下初代母体彻底枯竭的三重绝境下彻底疯魔，竟命人剥去抓回的蒂娅外袍锁入血池，企图剖开她取代初代母体。最终在蒂拉煽动的万千狂信徒暴动中被愤怒的暴民拖出地底，在一声声对"愚民"的狂悖怒骂中绑上庭院火刑柱烧成焦炭。

第二卷：核心意象母题与角色信物视觉图鉴

一、三大核心文学意象与哲学母题

1. 圣杯（Calix）与器皿物化：以蒂娅胸口的暗金圣杯刺青、紧贴躯体曲线的祭品白袍，以及索泰里亚救赎尖塔中同样被冠以"罪人"之名的王室孤儿佩卡托里克斯互为镜像，冷峻剖析父权、神权与家族宏大叙事如何以"至善救赎"之名剥夺活人的主体意志，将鲜活孩童异化为承载他人私欲的器皿。
2. 永生荆棘与枯荣野花的对峙：蒂娅金发间"永不枯萎的白花环"一旦沾染尘世杀戮与罪恶便会炸裂出吸食自身圣血的"漆黑荆棘"，象征灭人性神力对宿主的寄生与穿刺；而她在山村草坡与雾海花岛亲手采摘编织、会随岁月自然枯荣的"四季野花"，以及与蒂拉在篝火旁熬煮的粗陋热汤，则代表着不完美却有温度的凡人生命力。
3. 衔尾蛇式的正义异化循环：从初代家主尤斯凯卢斯"为替惨死妻儿讨回公道，最终却将亡妻锁在血池剖腹折磨数百年"，到冲垮卡利克斯宅邸的狂信徒"前脚高呼处决异端讨回神圣正义，后脚便在火海中为分抢名画珠宝自相残杀、虐打无辜仆从"，深刻解构了阿提拉斯世界里"以绝对纯粹之正义行最肮脏之暴虐"的历史怪圈。

二、四大支线核心叙事信物与视觉图标图鉴

结合前传小说草稿与北境实机任务线，精选四件浓缩蒂娅与蒂拉十年命运转折的核心信物，配以写实暗黑低魔质感（1:1）独立物品栏图标：

信物视觉图标（**1:1**）	器物档案、文学白描铭文与支线叙事功能
	1.《神秘少女的不朽鲜花》（The Undying White Blossom）类别：北境开启信物 / 雾岛航向罗盘与泰拉之脉共鸣物"由芬里尔城破旧板房里的小女孩抓着赫伯特裤腿硬塞过来的奇异白花，麻绳将鲜嫩翠绿的花茎与一截残留暗红圣血痂痕的漆黑荆棘枝系在一处。据小女孩兴奋比划，那是救下全村的金发姐姐从头上花环摘下一片花瓣'唰'地变出来的礼物，嘱咐她送给世上最善良的人。纵使在北国凛冬刺骨的寒风里，这朵白花依旧如春日原野般骄傲盛放；当船只驶近云雾锁闭的覆雪孤岛，或是靠近索泰里亚广场中央那株枯死的'灰白之木（Lignum Canum）'时，花瓣深处便会涌起一阵既熟悉又滚烫的脉动。"【图标设计拆解】：沾着晨露、散发柔和暖金绿生命微光的纯白野花，与干枯发黑、凝结暗红血珠的先知荆棘断枝由粗麻绳缠束，直观呈现"凡人善念传递"与"荆棘圣血诅咒"的一体两面。【支线实机功用】：于芬里尔街头支线"善念之间"解救母女后获得；在赫尔群岛渡海试炼中充当动态方向信标（指向雾岛时花光渐强），并在终局作为唤醒泰拉之脉古树重开繁花的共鸣圣物。

信物视觉图标（**1:1**）	器物档案、文学白描铭文与支线叙事功能
	2.《沾泥的亚麻结绳与碎蕾丝》（Knotted Linen & Mud-Stained Lace）类别：蒂娅个人记忆信物 / 雾岛溶洞探索遗物"一截由极其厚实绵长的纯白亚麻床单撕裂拧成的粗大死结，纤维在粗糙的高塔石墙上磨得起毛绽裂，绳结间还缠着半片被山路泥浆染黑的洛可可式繁复蕾丝裙边与一朵压干的枯黄野花。十年前那个没有星光的深夜，向来温顺的'神之子'第一次向族长提出任性要求，要来最宽大的床单结绳抛下万丈天台。当她的双足脱离悬空绳结、磨破礼鞋第一次踩进冰冷潮湿的泥土与碎石时，高高在上的救世容器死去了，一个名叫蒂娅的凡人少女第一次听见了自己狂跳的心声。"【图标设计拆解】：高塔深闺极尽考究的纯白亚麻与洛可可蕾丝，被粗暴撕裂打成逃生绳结并沾满黑褐山泥，定格"渎神圣洁坠入真实尘土"的瞬间。【支线实机功用】：赫伯特攀爬雾海花岛下方溶洞与荆棘丛时拾获的前置线索道具；向蒂娅出示该信物可解锁"第一次见面：金丝笼中的圣女"与"无泪的月光"深层独白对话。
	3.《卡利克斯染血赏金袋》（Blood-Stained Bounty Pouch）类别：蒂拉个人记忆信物 / 圣城流言破局见证物"一只用上等小牛皮缝制、沾满林间泥点与干涸血渍的沉重钱袋，散开的袋口里滚落着压印暗金圣杯纹章的足赤金币，旁边压着一张盖有卡利克斯私印的悬赏残纸。当年卫队队长顺着蒂拉采购厨具香料的马蹄印合围禁林、押走熄灭圣光的蒂娅后，曾随手将这袋足可买下一座城中庄园的百枚金币砸在蒂拉脸上。跪在空荡荡的森林里抓着满手冰冷黄金的野丫头吐得翻江倒海——三天后，这袋买命钱被她一分不剩地撒进了圣城索泰里亚最肮脏的贫民窟与乞丐窝，化作了烧穿卡利克斯百年豪

信物视觉图标（**1:1**）	器物档案、文学白描铭文与支线叙事功能
	宅的万千火把。"【图标设计拆解】：泥血斑驳的华贵皮袋、倾泻而出的圣杯金币与带血火漆羊皮纸，具象化呈现蒂拉从"拿钱办事的麻木佣兵"蜕变为"散尽千金劫狱救友之共犯"的转折。【支线实机功用】：在雾岛篝火旁与蒂拉完成切磋交心后展示的旧物；关联蒂拉对世俗金钱、阶级压迫的市井剖析，并解锁后期前往撒修荒原追查蒂拉亲生父母身世的支线任务。
	4.《"衔尾蛇圣杯"炼成密卷与断链》（Ouroboros Chalice Scroll & Sundered Chain）类别：圣都禁忌书库档案 / 双生容器主支线交汇铁证"一卷在第二圣徒米利安掩护下从蒂维努斯大教堂禁忌书库盗出的暗金羊皮密约，封皮压印着首尾相衔的'衔尾蛇环抱裂纹圣杯'徽记，随卷封存着两节从卡利克斯宅邸废墟血池底部起获、沾满发黑炼金残渣的斩断铁链。密卷上半部详尽记录了初代家主尤斯凯卢斯如何将亡妻锁上逆十字架剖腹数百年，直至当代由教会折下先知'荆棘王冠'上开出白花的带血尖刺刺入母体诞下蒂娅；而密卷最末页的朱批补录却令人遍体生寒——在卡利克斯圣杯焚毁失踪后，圣座已正式启用救赎尖塔顶层秘密抚养的末代幼帝遗孤'佩卡托里克斯·阿提拉'，充当镇压帝国原罪的第二尊活体容器。"【图标设计拆解】：暗金浮雕的衔尾蛇裂杯羊皮古卷与劈断的锈蚀血池锁链并置，将卡利克斯家族的百年罪孽与圣城尖塔的皇室黑幕死死扣合。【支线实机功用】：支线中段重返圣都索泰里亚的核心调查收获；带回雾岛交付蒂娅后，直接促成蒂娅打破避世心结、结合《蒂维努斯福音》驯服荆棘神力，并开启终局潜入救赎尖塔解救少年幼王的真结局路线。

第三卷：支线实机流程与主线终局交汇架构

本支线采用"塞外偶遇寻踪 → 圣都密档溯源 → 理念冲突与寻根 → 终局南北双线破局"的四幕递进结构，与主线《白垩之罪》第三、四幕严密咬合：

第一幕：芬里尔的冬日弦歌与"善念之间"

第二幕中后期，赫伯特北上纳尔河战线探寻赫尔人"海洋之心"途中，在北境边城芬里尔的酒馆角落听见吟游诗人弹唱《金黄与鲜花》民谣，得知北国覆雪海岸流传着"白衣金发少女与黑发骑士搭救边民"的传说。随后在芬里尔街头触发实机事件【善念之间】：赫伯特出手制服殴打妻女的赌鬼醉汉（提供"仁慈震慑驱离 / 财富买断遣散 / 无情暗巷处决"三种贴合赫伯特实用主义性格的道德扮演分支），在贫寒板房中认出酒馆里气鼓鼓瞪视醉客的小女孩，并从曾遭教会强迁灭口威胁的母亲口中证实"金发少女确有其人"。临别获小女孩赠予关键信物《神秘少女的不朽鲜花》，并触发赫伯特幼年时在佩尔村听见全国丧钟哀悼"圣女殉教"、父亲蹲身叮嘱他"只有先活下来，才能践行你的品德"的往事回响。

第二幕：雾海花岛重逢与索泰里亚"双生容器"密档

在赫尔群岛的独舟试炼中，怀中白花对一座浓雾锁闭的险峻雪山孤岛产生剧烈共鸣。赫伯特穿过溶洞与漆黑荆棘，踏入凛冬中百花盛放的"山海间花海"，在擦耳而过的疾风箭矢下结识隐居十年的蒂娅与蒂拉，听蒂娅平静讲述昔日高塔深闺"唯一神受肉容器"的囚徒岁月。



图：北境覆雪群山与雾海孤岛"山海间的花海"——穿过盘绕黑荆棘的海蚀溶洞后，在北国凛冬怒涛间逆着四季伦常骄傲盛放的翠绿白花秘境。

为助蒂娅查清体内神力反噬的根源，赫伯特在重返圣都索泰里亚与第二圣徒赛修斯·米利安汇合期间，借米利安之手潜入大教堂禁忌书库，查获《"衔尾蛇圣杯"炼成密卷》，不仅揭开了卡利克斯家族剖腹初代母体与植入"荆棘王冠"带血尖刺的真相，更意外撞破了芬里尔流亡药师暗中流传的小道秘闻——原来救赎尖塔里的末代幼帝朱利安早已因私恋女仆难产血崩而悲痛病逝，因苍白教皇当年旨意是"忏悔"而非处死，教会不敢公开死讯，遂在无窗高塔中秘密养大了两人留下的遗孤，赐名"佩卡托里克斯·阿提拉（PECCATORIX ATTILA，意为罪人，亦为以身镇压罪恶的赎罪之王）"，将其当作蒂娅失踪后的第二尊活体赎罪器皿！

第三幕：花海理念裂痕、撒修寻根与救赎决意

赫伯特携密档与旧福音派孤本《蒂维努斯福音》重返雾岛，指出纯粹的褪色圣力只懂毁灭同化，而蒂娅天生的自然草木亲和力恰恰契合先知临终"本原与自然共生"的真谛，提议助蒂娅彻底掌控圣力。然而一心只想把蒂娅藏在世外桃源的蒂拉因极度恐惧蒂娅再受尘世伤害而勃然大怒，与渴望独立面对宿命的蒂娅爆发激烈争吵后负气离岛。

赫伯特追踪安慰迷茫失落的蒂拉，并在随后深入东方撒修荒原与蒂拉幼年山村的调查中，替蒂拉寻回了失踪父母的遗物与真相——她的父母原是为让女儿免于游牧战乱横死而拼死逃入帝国边境的撒修牧民，在被追杀弥留之际将襁褓中的她放在山村农户门前。得知自己并非无根浮萍的蒂拉彻底解开心结，回到花海与蒂娅坦诚相拥；而蒂娅在读完尖塔中那名"同样因母亲惨死、生来被剥夺名字当作赎罪器皿、从未踩过泥土"的少年幼王卷宗后，决意不再做躲在花海里的幸存者，主动请求加入赫伯特与米利安掀翻南北旧秩序的终局计划。

第四幕（支线真结局）：塞外止戈与"瓦尼特拉伊（泰拉之脉）"褪霜开花

在大陆终局动乱全面爆发之际，两位少女各自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与主线《白垩之罪：阿提拉斯编年史》——世界观与叙事视觉设定集第四幕形成恢弘合流：

其一，东方撒修边疆止戈线：寻回自身血脉来处的蒂拉不再执着于将爱人藏匿于孤岛，而是背起长弓重返故土撒修半岛，主动联络赫伯特曾在主线中饶恕的撒修部族指挥官。凭借她对帝国边民疾苦与游牧部族生存困境的双重理解，蒂拉在终局乱局中稳住了躁动的撒修诸部，并在日后蒂娅推动的北方新秩序下，促成了撒修人在帝国边境的和平归顺与边贸互市，真正守护了父母临终期盼的"安稳人间"。

其二，圣城救赎尖塔与"泰拉之脉"重开线：在圣都索泰里亚爆发"叛教之乱"的决战之夜，彻底驯服荆棘圣力的蒂娅重返这座囚禁她十六年的纯白圣城，径直潜入救赎尖塔最顶层的无窗密室，向那位自幼被教会秘密抚养、以"罪人"与"赎罪之王"双重隐喻命名的末代王室遗孤——佩卡托里克斯·阿提拉（PECCATORIX ATTILA）伸出了手。当这位从未见过日光与泥土的苍白少年在蒂娅引领下第一次赤足踏上尖塔广场的大地，蒂娅将那朵汇聚边民善念的《神秘少女的不朽鲜花》置于广场中央被教会贬称为"灰白之木（LIGNUM CANUM）"的枯死白树根部。刹那间，阿提拉王室世代传承的土地之主"泰拉（TERRA）"自然权能与卢奇斯本原福音共鸣苏醒——

正如古老民谣所预言的那样，原名“瓦尼特拉伊（Vena Terrae · 泰拉之脉）”的苍白巨树寸寸褪去覆盖百年的死寂白霜，在燃烧的圣城夜空下重新抽出翠绿新枝，绽放出漫天繁花。

第四卷：支线实机演出片段与人物独白手札

一、北方的传说：金黄与鲜花（抵达芬里尔城 · 酒馆触发演出）

赫伯特打算前往赫尔人的聚居海域，探寻并修习“海心”一脉的力量。抵达帝国北部纳尔河战线重镇芬里尔城时，他偶然走进一间生着炉火的小酒馆，打算打探一些关于赫尔人的情报。

当赫伯特走向酒馆角落时，会触发一位吟游诗人拨动鲁特琴的歌唱（爱尔兰叙事民歌风格）：

“在巨石嶙峋的北境边界，风暴在峭壁与怒涛间盘旋。
那里有一片被神明亲吻的草原，连绵着山峦，俯瞰着无垠的海面。
纵然北国的凛冬撕裂了天空的斗篷，那片辽阔的绿野却绽放着永不凋零的春红。
那是岁月的冰霜也无法剥夺的奇迹，盛开在云雾缭绕、海风浩荡的土地。

当斜阳为高山披上一层黄金的冠冕，两位少女踏着草浪走向远方的人烟。
一个有着金子般耀眼的长发，眼神里盛满星光与大地的宽暇；
另一个手握长剑，披着磨损的战甲，是她最忠诚的骑士、永不退缩的步伐。
她们走过山野，走过雾气氤氲的海岸，如同圣人派来的吉兆。
在她们身后的村庄，炊烟重新袅袅升起，
老人再不必担心战火与饥荒的侵袭，孩子们在草地上无忧无虑地奔跑嬉戏。
在忠诚骑士的利剑下，正义如同草原上炽热的烈风，将一切阴暗与邪恶横扫一空。
不仅是人类，连这山林与原野也认得她们的足迹，
自然万物为之欢呼，百兽为之驻足致意。

来吧，亲爱的吟游诗人，拨响你手中的鲁特琴，把这段传奇唱给每一个围坐在炉火旁的人听。
让风把这首歌带到海角天涯，让世人永远记住那片永不枯萎的花海，
以及金发的少女，与她忠诚的骑士，
在北国苍茫天地间，那永不熄灭的诗。”

这首民谣吸引了赫伯特的兴趣，他便向身旁正听得起劲的一位本地大叔打听这首诗歌的由来。

大叔一边大口灌着麦酒，带着几分醉意对赫伯特说道：“啊啊啊，小伙子，第一次来北边吗？这个故事可出名了……嗝，据说塞外总是有两名少女，一个金发耀眼，浑身洁白仿若天使下凡；另一个舞刀弄枪，总是忠诚地护卫在天使左右。”

大叔又痛饮了一大口，继续说道：“不知从何时起，每当这边的村庄遭难，就会有人目睹这两位少女现身，惩恶扬善、保护弱者，简直就是圣人再世嘛！”

话音未落，同桌另一个早已酩酊大醉的酒客突然双手猛捶桌面，嚷嚷道：“什么嘛，什么少女不少女，两个小丫头片子怎么可能在那种鬼地方活下来嘛！这玩意儿实际上根本就没人亲眼见过，拿来逗逗小孩子还差不多！”

“哈哈，倒也是，太玄乎了。”刚刚那位大叔也跟着满桌酒客一道哄笑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就在众人哄笑时，赫伯特敏锐地留意到角落里还站着一个衣着破旧的小女孩——她正嘟起脸颊，气鼓鼓地瞪着这桌胡言乱语的酒客，眼里写满了不满。赫伯特默默记下了这个小女孩的模样。

二、线索：善念之间（芬里尔城街头·多分支实机支线）

赫伯特在芬里尔街头漫步时，偶然撞见一名满身酒气的醉汉正疯狂捶打一间破旧小板房的木门。门边有个瘦弱的小女孩死死拽着醉汉的后摆，拼尽全身力气想把这个男人拉开，一张小脸憋得通红；伴随着醉汉毫无章法的砸门声，屋内不断传来女人惊恐的哭喊与尖叫。
“你这个贱人，把我赶出门，现在还敢把我关在外面？最好别让我进去了，不然老子用拳头教你什么叫礼仪！”醉汉狂吼着，很快便对脚边死死拖住自己的小女孩失去了耐心，“妈的，你这个贱种也敢拦着我，老子踢死你！”
眼看醉汉抬脚便要行凶，忍无可忍的赫伯特骤然出手——他箭步冲上前一把拉开小女孩，紧接着一记重拳结结实实轰在醉汉面门上，将其硬生生砸退数步。
“妈的，你特么又是谁，找死吧！”醉汉尖叫着挥拳扑来。赫伯特并未拔剑，当场进入一段徒手肉搏战，三两下便将醉汉彻底打翻在地。醉汉捂着鲜血直流的鼻梁在泥地里哀嚎打滚，挨了揍后总算醒了几分酒意，连声向赫伯特磕头求饶。
【实机道德抉择分支】：
1.【仁慈】：揪住醉汉衣领将其远远甩出巷口，冷声警告他若是再敢踏近这户人家半步便取他性命，醉汉连滚带爬地逃走。
2.【财富】：随手甩在地上几枚金币，勒令醉汉拿钱滚出芬里尔，永远不准再纠缠母女二人，醉汉千恩万谢地抓起金币跑远。
3.【无情】：先轻声哄着小女孩退回屋内回避，随后揪着醉汉拖进一旁僻静的死巷，在他压低声音的求饶中利落地一剑刺穿咽喉，一劳永逸地终结祸患。
解决完醉汉后，惊魂未定的妇人与小女孩连声向赫伯特道谢，并将他迎进破旧的板房中。屋内家徒四壁，唯有一堆篝火上架着一口铁锅，正煮着一锅混杂野菜的清水；然而在远处低矮的木柜上，一只粗木杯里却插着一朵灿烂绚丽的纯白鲜花——在这滴水成冰的北国严冬里奇迹般地骄傲盛放着，瞬间引起了赫伯特的注意。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报您……刚刚那个是我从前的丈夫，早年本来还是个安生过日子的人，可是，唉，自从染上酗酒和赌博之后就……”妇人满脸疲惫地坐在桌旁，说着说着便忍不住掩面抽泣起来，小女孩懂事地走过去抱住母亲轻轻拍抚。
“没事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理应如此。您和孩子平安就好。”赫伯特连忙温言宽慰。
“谢谢你，大哥哥。”小女孩回过头看着赫伯特认真道谢——虽然她眼圈也红红的很想哭，却硬生生憋住了泪水，是个格外早熟坚强的孩子。赫伯特仔细一端详，认出她正是先前在酒馆角落里见到的那个小姑娘。
“小朋友，哥哥刚才是不是在酒馆见过你？那会儿你在那儿做什么呀？”

“啊，原来大哥哥那时也在呀！”小女孩有些惊讶，随即小脸又气鼓鼓地嘟了起来，“我当时是想去酒馆找我爸爸的。可是那群大人……听到那群大人在桌上撒谎胡说，我就特别生气！”

“为什么说他们在撒谎呢？”

“因为歌里唱的那个金发姐姐是真的！我亲眼见过！我保证！我还得到了……呜哇呜——”

正说得兴起的小女孩突然被母亲一把捂住了嘴。妇人一边轻轻拍打女儿示意她噤声，一边满脸惶恐赔笑地对赫伯特说：“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小孩子家不懂事胡乱编排的，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赫伯特看了看木柜上那朵显眼得不能再显眼的盛放白花，心知此事必有隐情，便轻声问道：“夫人，这与你们木杯里插着的那朵白花有关吗？”

妇人闻言浑身一僵，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那朵没来得及藏起来的白花，眼底瞬间涌满错愕与懊悔。赫伯特见状当即正襟危坐，神色坦荡而郑重地起誓：“夫人，我以我的尊严和性命向您担保，我绝不会做出任何危害你们母女的事，今日听到的只言片语也绝不会外传半句。”

妇人沉默挣扎了良久，终于长叹一口气：“好吧……您是救了我们母女的大恩人，我本不该怀疑您的人品，实在抱歉，请原谅我刚才的戒备。这件事确实太凶险了，这些年我一直连提都不敢提……”她深吸一口气，压低嗓音道，“曾经有人不惜拿性命威胁我们永远烂在肚子里的。”

“是谁？”

“……请问，您是光辉教会的修士吗？”

“我不是。”赫伯特斩钉截铁地回答。

妇人明显松了一口气，这才缓缓道出原委：原来她们一家原本住在纳尔河畔的一座边陲小村。那一年村落遭到赫尔海盗洗劫，村里绝大多数乡亲都惨死刀下；千钧一发之际，正是传说中那位神秘的白衣金发少女与护卫她的黑发女骑士从天而降击退了蛮族，救下了她与年幼的女儿（她丈夫因当天进山砍柴侥幸逃过一劫）。然而没过多久，光辉教会的审判官与修士突然封锁了村子，严厉审讯幸存者是否见过一名金发少女，随后更是强行驱赶全村百姓迁往芬里尔城——凡是敢开口议论或抗拒迁徙的村民，全都被教会秘密处死了。她们母女明白其中必有天大的忌讳，从此再不敢吐露半个字；而她的丈夫也是在被迫搬进城里失了生计、整日无所事事后，才一步步堕落成了如今这副烂赌酗酒的模样。

“那这朵花……？”赫伯特看向木柜追问道。

“正是那位金发少女送给我女儿的。”妇人低声答道。

“是的是的！那个漂亮姐姐特别温柔！”小女孩像是憋了太久，讲起来两眼放光，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她当时从自己头上的花环里摘下一片花瓣，在手里‘唰’的一下就变成了一朵开得好大好漂亮的白花，说是送给我当礼物，我可喜欢啦！”

赫伯特温和地笑了笑，心底对这位本该死在十年前的“塞外少女”愈发好奇。起身告辞前，赫伯特还是摸出几枚银币放在桌上补贴她们家用；妇人连连推辞说受不起这般大恩，赫伯特只柔声道：“这是我送给孩子的，您一个人拉扯她不容易，盼她平平安安长大。”妇人顿时泣不成声，拉着女儿不住向他鞠躬致谢。

就在赫伯特迈出门槛时，小女孩突然追上来死死拽住他的裤腿，踮起脚把那朵视若珍宝的白花硬塞进他手里：“大哥哥，你是个大好人！我以前问过那个漂亮姐姐，我该怎么报答她呀？

她笑着摸摸我的头说，那就把这朵花送给你见到的最善良的人，把这份善良一直传下去！哥哥，我相信你一定会做更多好事的，请你一定要收下它！”
迎着孩子灼热的目光，赫伯特有些无奈却又动容地笑了。他蹲下身轻轻揉了揉小女孩的头发，郑重应下：“好，哥哥答应你。你也要答应哥哥，往后好好吃饭，健健康康长大。”在小女孩用力的点头声中，赫伯特收下了这朵白花——自此获得开启雾岛航线的关键信物《神秘少女的不朽鲜花》。

三、早有耳闻：圣女已死（幼年佩尔村丧钟回忆）

收下白花走出板房的那一刻，赫伯特脑海中浮现出一段遥远的童年记忆——
在他尚未离开故乡佩尔村的幼年时光里，村中教堂的铜钟曾有一日毫无征兆地连续鸣响，钟声沉闷而悲怆。街路上往来的农夫与行商纷纷驻足脱帽祈祷，更有狂热激动者直接跪倒在教堂门前捶胸号啕。
大人们敬畏地传诵着来自圣都索泰里亚的讣告：那位曾屡现神迹的至高圣女、世间最后的“神之子”，死在了一场源于她堕落家族的滔天灾祸之中，废墟里唯余一具烧焦至无法辨认的遗骸，无声诉说着她殉教升天的惨烈真相。为此，至高圣座通告全境，举国哀悼，勒令万民日夜向唯一圣父忏悔祈祷，以赎清凡俗人间的深重罪孽。
年幼的赫伯特对这套说辞毫不以为意，甚至隐隐有些排斥；一旁的父母见状慌忙将他拉进街角阴影里，生怕孩子脸上的不敬激怒周围狂热的教徒惹来杀身之祸。
“赫伯特，你要记住——哪怕你心里怀有再多不满，在与绝大多数人意见相左的时候，你也必须先学会隐藏自己。”父亲蹲下身子，双手重重按住小赫伯特的肩膀低声告诫。
“为什么我非得藏着呀？爸爸平时不是教我做人要诚实吗？”小赫伯特撅起嘴，满脸不服气地反问。
父亲深深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是的，诚实很重要。但儿子，爸爸希望你永远记住一件更重要的事——只有先活下来，你才能践行你的品德。”

四、闻名不如见面：山海间的永春花海（雾岛初遇）

此后在与赫尔人的航海试炼中，赫伯特按规矩独自驾一叶扁舟穿越云雾翻涌的北境群岛。当小船驶经一片暗礁海域时，怀中贴身收藏的《神秘少女的不朽鲜花》忽然毫无征兆地泛起微光；当赫伯特取出白花对准远处一座被浓雾死死锁闭、耸立着狰狞雪峰的孤岛时，花瓣散发的暖金光芒骤然变得炽烈无比。
赫伯特当即调转船头，顶风靠岸登岛。在艰难穿过海蚀溶洞与盘根错节的漆黑荆棘丛、顺着岩缝一路攀爬而出后，眼前的景象令他一时屏住了呼吸——
明明四周仍是终年覆雪的北国险峰，然而在这山峦与怒海相接的缓坡草甸上，漫山遍野的绿草如茵，成千上万朵纯白与金黄的野花无视四季伦常，在凛冽海风中骄傲地绚烂盛放。他真的踏入了酒馆民谣所唱的那片“山海间的花海”。

就在这一瞬，一支缠绕着凛冽荒风气息的利箭破空袭来！赫伯特本能地偏头闪避，箭羽擦着他的耳畔钉入身后岩壁——花海尽头，白衣金发的圣女蒂娅与手持长弓的黑发骑士蒂拉，就此正式登场。

五、深层对话手札与圣都禁忌档案（四篇原文实录）

1. 第一次见面：金丝笼中的圣女（雾岛初遇自白）

在确认赫伯特并非教会追兵、且听闻他问起十年前“圣女殉教”的传说时，蒂娅望着海雾，用仿佛讲述旁人故事般的平静语调缓缓说道：

“在高耸入云的圣座尖塔深处，曾住着世人朝思暮想的‘救赎者’。

卡普蒂萨尔娃·卡利克斯从不踏出她的深闺书房半步。她的世界只有四面高墙、浩如烟海的经文，以及三批获准面见她的人：沉默如影的侍女、她名义上的父亲卡利克斯族长，以及高高在上的教皇。

他们并不与她交谈，只是日复一日地向她灌输同一个真理：‘你是至善的化身，是唯一神降临人间的受肉容器，你生来便是为了承载这世间一切的污浊与罪恶。’

每日正午，她会走到天台的落地窗前，隔着高不可攀的距离俯瞰广场。狂热的信徒们跪伏在地，向着她的方向顶礼膜拜，将一枚枚沾满汗水与欲望的赎罪钱币投进铜箱。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回荡在塔下，那是她与这片自己即将‘拯救’的人间，唯一被允许产生的联系。”

2. 圣都禁忌书库档案：鲜血、荆棘与死骸铸就的圣杯（米利安协查密卷）

（赫伯特重返圣都索泰里亚后，在第二圣徒赛修斯·米利安掩护下潜入大教堂禁忌图书馆所获的绝密卷宗原文）：

“世人曾歌颂卡利克斯家族世代侍奉教会的虔诚，却无人知晓，这座家族的地下埋葬着多少亵渎神明的禁忌。

为了履行‘铸造唯一神容器’的古老密约，卡利克斯一族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岁月里，私下精研着严令禁止的人体炼成术、人造人技术与灵魂锻造：这是他们在暗中与历代教皇以及红衣主教们达成的肮脏协议。

直到最后一代，在所谓神启之下，教会取出了那顶曾浸染过原初先知‘真主之子’鲜血的荆棘王冠，折下其中一根绽放出诡异白花的带血尖刺，交由卡利克斯家族刺入重塑的母体之中。在无数先代亡魂的哀嚎与祝福中，卡普蒂萨尔娃·卡利克斯诞生了。她不是凡人孕育的后代，而是整个教会与家族用尸体、黄金、炼金术与谎言堆砌出的最高杰作——一件会呼吸、会微笑的圣杯。”

3. 支线一阶段后交心：无泪的月光（蒂娅深夜独白）

“是啊，那就是我，一个活着的容器，正如我的姓氏。

只有月光知道，囚禁，空洞而虚伪的教条，日复一日，在那个幼小少女的灵魂里筑起了一座名为‘自我崇高’的象牙塔。

我曾不得不高傲地审视着自己的命运，坚信自己高于一切凡俗，理应以无瑕之身去背负全人类的苦难。然而，这种神圣的使命感却脆弱得如同狂风下的树枝。

当父亲用打量物件般的冰冷目光看着我时，当狂热的人们无视我、只管探讨着何时将我的自我意识彻底抹去以迎神降临时，我再也没法说服自己。

我也许是至高的救世主，但也是最卑微的囚徒。我甚至不曾学会像普通女孩那样啼哭——因为容器是不需要眼泪的。

每当在无数个被无力感吞噬的深夜，我只能独自坐在床沿，任由清冷的月光洒在肩头。看着月亮，我想，那大概是那时唯一会听一听这可怜的孩子说几句话的存在吧。

但月亮也不会开口。这就是你想了解的，卡利克斯最后的真相——一个伤痕累累的孩子。”

4. 后续和解与追忆：名为**“**蒂娅**”**的火种

“在所有人都在呼唤‘神之子’的深闺里，曾有过一个不一样的人。

那是负责照料她幼年起居的养母。在没有教皇与族长注视的午后，养母从未向她行跪拜礼，而是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脸颊，轻声唤她‘蒂娅（Tia）’。养母偷偷告诉她高塔之外的世界：告诉她集市上刚出炉的面包有多香，告诉她夏夜的萤火虫如何点亮森林，告诉她凡人如何在不完美的痛苦中笨拙地相爱。

后来，养母毫无征兆地‘失踪’了。没有人敢再提及这个名字，侍女们换上了一批又一批死气沉沉的面孔。

但‘蒂娅’留在了卡普蒂萨尔娃的心底。那些关于民间的琐碎故事，像一根刺入厚壁的微小尖刺，在她死水般的内心里催生出了仅存的欲望——好奇心。

当她再次站在天台窗前看着信徒时，她的目光第一次越过了广场，投向了高墙之外那片喧嚣、肮脏却鲜活的人间。”

第五卷：人物前传纪事全文〈金丝笼、血泪荆棘与共犯〉

（本卷完整收录十年前卡普蒂萨尔娃与鲁普蒂娅从高塔出逃、禁林相逢至焚毁卡利克斯本家的前传小说全文，与第四卷信物及主线十年后北境重逢互为表里。）

第一章:无星之夜的结绳与偷来的田野



图:索泰里亚圣座高塔深闺天台——无星之夜，由撕裂的纯白亚麻床单与蕾丝拧成的结绳垂落万丈夜雾，身后是空无一人的苍白囚笼。

“神之子没有母亲，唯有至高无上的唯一之父。”

每当卡普蒂萨尔娃向族长询问那个曾唤她“蒂娅”的女人去了哪里，得到的总是这句冰冷的训诫，或是混杂着失望的怒斥。而在旁伺候的侍女们只会深深低下头，用战栗的沉默回绝她。

高塔的书房里没有答案，明亮的星空不会回答，父亲与糟老头子教皇更是说不出任何一句好话。于是有一天，这位向来温顺的圣女第一次提出了任性的要求——她要了一张极其宽大的床榻，与最为厚实绵长的纯白亚麻床单。

在一个没有星光的深夜，她开始实施她人生第一次——也是最为大胆的计划:她要逃离这个囚禁她的尖塔。她将这些织物撕裂、死死打结，从那个日日俯瞰众生的天台窗口抛下。攀上窗沿的那一刻，她没有丝毫恐惧，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泵出对未知世界近乎狂热的渴望。夜风吹乱了她被精心编织的金发，洛可可式的蕾丝裙摆在粗糙的石墙上被弄脏，可她完全不在乎。

晚风在耳旁呼啸，地面在变大，她在越来越接近她朝思暮想的目标。

当她的双足终于脱离悬空的绳结，第一次真正踩在泥土与碎石之上时，一股潮湿而冰冷的触感顺着脚踝直抵灵魂。这就是她被教导要去“背负”与“救赎”的世界——不再是词语，而是有着重量与呼吸的真实。

远处传来了巡逻卫队整齐的铁靴声与火把的微光。蒂娅开始往反方向狂奔，没有回头看一眼那座囚禁她半生的圣座尖塔。她提起繁复的白袍，向着黑夜尽头起伏的高山拼命奔跑。她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直到华美的礼鞋磨破了脚底，直到胃因从未体验过的饥饿而痉挛抽搐，最终在黎明破晓前，栽倒在一座偏远山村的泥泞村口。

唤醒她的是孩童清脆的惊呼声。一个在村口玩耍的孩子发现了这位衣着华贵却满身泥泞的少女，大喊着叫来了大人，将她抬进了一户位于村落边缘的农舍。

蒂娅在粗糙的麻布床铺上再睁开眼时，正对上一位憨厚大叔震惊得无以复加的脸。

“您、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不过……你认得出我吗？”蒂娅有些局促地拢了拢露肩的礼服，摆出那副自幼练习的、完美而疏离的微笑。

“圣女大人……我们全村都是真神的信徒啊！”大叔激动得几乎要跪下，“前些年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家里人还特意去圣城朝拜过您，往赎罪箱里投过银币呢！”

蒂娅唇角的笑容微微凝固，她有些不自然地背过脸去，心底泛起一丝难以言喻的愧怍。原来普通人倾尽积蓄求来的所谓“神恩与庇佑”，不过是变成了落入教会的无尽贪婪，而高塔上的她，从未替他们挡下过一场风雨。

她正与大叔轻声交谈着这个村子的情况，门外忽然传来脚步声。大叔笑着迎出去：“是我妻子从隔壁村赶集回来了。”

木门推开，一个眼角爬满皱纹、鬓角微霜的妇人挎着竹篮走了进来。她虽然有些疲惫，但是面对家人，那份慈爱和温柔依然不变。是啊，不变的温柔，似乎也有人那样看着过我。蒂娅想着，看过去，目光交汇的刹那，她一下子脑袋空白，甚至不敢确认——那张日思夜想、在无数个无眠之夜里反复描摹的面孔，哪怕苍老了许多，她也绝不会认错。

“妈妈……！”

蒂娅几乎是本能地从床榻上扑了过去，死死抱住妇人。她已经期待这个时刻太久了，她绝对不会再放开了。

“你干什么！这是我妈妈！”一旁的小男孩里尔吓了一跳，拼命想要拉开这个奇怪的漂亮姐姐。

妇人手中的竹篮砸落在地。看清怀中少女的容貌与胸口的圣杯刺青后，这位昔日的养母脸色瞬间惨白。她比谁都清楚卡利克斯家族的黑暗——圣女绝无可能以正常途径出现在这里，一旦消息走漏，整个村子都会化为炼狱。

她慌忙将里尔和丈夫推出屋外，将蒂娅拉上楼，反锁房门，压低声音焦急地劝说：“蒂娅，我也很想你，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是，但是你在这儿真的不太好，先回去好不好？妈妈一定会去看你的。”她希望蒂娅立刻返回圣城。然而，好不容易挣脱金丝笼、终于触碰到记忆中仅剩的温度的少女，怎么可能愿意再回到那个只有冰冷的地狱？

“别赶我走……求求您，妈妈，我真不能再忍受那样的日子了……”

从未学会啼哭的圣女，此刻像个真正的凡人孩子般，死死抓着养母粗糙的衣角，在她的怀里放声痛哭。积累了十数年的孤独、被当作物品审视的恐惧、无人将她视作“人”的委屈，随着决堤的泪水倾泻而出。

听着怀中少女撕心裂肺的哀鸣，养母虽仍有恐惧，但她实在没法狠下心把她送走，最终她被汹涌的母性击碎。她颤抖着抱紧蒂娅，叹息着吻了吻她瓷白的脸庞：“留下吧，我的蒂娅……就藏在这里。”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卡普蒂萨尔娃”死去了，登场的是农间少女蒂娅。

她学会了吞咽拉嗓子的黑麦面包与粗糙的野菜汤，虽然口感不佳，但她第一次品尝刚出炉的熟食，就像养母曾经说的那样，而且她还是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一边谈笑欢声、一边享用食

物。因此，她甚至觉得那比高塔里的珍馐更加美味；她脱下鞋袜，任由森林里冰凉的溪水漫过脚背，亲手触碰那些只在插画里见过的游鱼与植物。养母的亲生儿子里尔很快接纳了这位温柔的姐姐，整日带着她在山林间穿梭，一起追赶蝴蝶，采花爬树。

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蒂娅坐在草地上，用采来的野花编织花环，像讲遥远的民间传说一样，向里尔讲述着高塔里那位“圣女”的日常。

里尔托着腮帮子，满眼羡慕：“圣女大人那么厉害，全天下的人都敬仰她，她一定每天都很幸福吧？”

蒂娅编织花茎的手指微微一顿。她垂下眼帘，看着自己胸口若隐若现的暗金刺青，轻声说：“也许吧……但那一切，都不属于她。”

少女蒂娅很开心。无忧的田野时光使她忘记了许多东西，甚至是最残酷的那部分。

这份偷来的平静，最终毁于她尚未泯灭的善良。

某日，村里的另一个孩童在湿滑的河边失足滑落，快要被急湍的河流冲走了。里尔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想要拉住同伴，自己却快被拖下岸了。

躲在树林阴影里的蒂娅面临着残酷的抉择：现在跑回村里叫大人已经来不及了，跑回去这两个孩子一定会死掉；可一旦现身，她那标志性的金发与容貌必然会暴露。

看着里尔因充血而涨红的脸，蒂娅没有再犹豫，她依然是如此善良。她冲出树林，用尽全力将两个孩子从河边拽了回来。在受惊的村童恍惚的视野里，逆着阳光向他伸出手的金发少女，美得如同壁画中走出的神明。

得救的孩童没有守住秘密。“山林里有一位金发的仙女救了我”——这句无心之言在村落瞬间沸腾起来，并顺着风传出了大山，传过了村落，传入了圣城，落入了早已因圣女失踪而陷入癫狂的卡利克斯家主耳中。

“该死的残次品……真是让我一顿好找啊！”

为了平息教皇的雷霆之怒，为了掩盖“神之容器”出逃的丑闻，家主毫不犹豫地派出了家族最冷血的私人卫队与禁忌术士。

第二章：烈火屠村、黄金血泪与活体森林怪谈



图:雷暴倾盆下的远山村落废墟——破土暴走的漆黑巨型荆棘撕裂大地,将卡利克斯家族私军的盾戟与火海一同吞噬。

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蒂娅正在高处的山坡上采摘沾着晨露的野花。

突然,山脚下的村落升起了滚滚浓烟,紧接着是撕裂长空的惨叫声。

蒂娅手中的花束散落一地,不祥的预感已经涌上心头。她疯了似地向山下冲去,祈祷不要应验,但映入眼帘的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身披卡利克斯家族纹章的士兵踹开每一户农舍的大门,无论里面的人是否见过圣女,都在严刑逼问后被无情斩杀。随行的炼金术士们神色漠然地穿梭在血泊中,吟唱着咒文,将一具具尚且温热的村民尸体回收进炼成阵中——这些无辜者的灵魂与血肉,将成为日后重启亵渎仪式的上好耗材。

当蒂娅跌跌撞撞地冲回村边的农舍时,木屋已经在烈火中坍塌了一半。

憨厚的大叔与年幼的里尔倒在血泊中,胸口被利刃贯穿,早已没了声息。而在熊熊火光前,身披重甲的卫队队长正单手扼住养母的咽喉,将她高高提起。

“我认得你,当年的侍女……玷污神子纯洁思想的凡人,我唾弃你的原罪。”队长的声音冷酷如铁,“现在你居然胆敢拐走神的女儿?告诉我,她藏在哪?说出来,我尚且可以赐予你一个痛快,免得死后你的灵魂还要困在污浊的自然里,化作走兽草木永世不得回归圣父。”

养母的脸庞因窒息而呈现出死灰色,她拼命地摇着头。然而,当她涣散的余光瞥见不远处僵立的蒂娅时,这位母亲眼中爆发出最后的希冀与决绝。她用尽生命最后的一丝气力,对着少女嘶声喊道:

“快跑……女儿!!”

咔嚓。

清脆的骨裂声压过了火焰的爆鸣。队长面无表情地拧断了养母的脖子,像丢弃一件垃圾般将尸首甩在地上。

蒂娅双腿一软,震颤着跪倒在焦黑的泥土上。

队长转过身,看到了浑身发抖的圣女。他的眼中没有半分信徒应有的敬畏,只有处理一件失控物品的不耐烦。他迈过里尔的尸体,向蒂娅伸出手:“圣女,您已经肆意妄为太多了。即使是神的孩子,这种越界也是不能容许的。请赶紧和我回去吧。”

蒂娅没有看那只沾满亲人鲜血的手。她的视线死死锁在养母至死都圆睁着的双眼上,锁在里尔尚且带着稚气的面庞上。

后悔——是她的贪恋与自私,将灾厄引向了这个收留她的家;

痛苦——她被冠以“救世主”之名,却连眼前最爱的人都护不住;

愤怒——这群满口“神恩”与“原罪”的刽子手,正打着至善的旗号行着最恶毒的虐杀;

绝望与痛恨——她恨自己的弱小,恨自己不能把眼前的仇人赶尽杀绝!

无数的悲痛化作灭顶的狂潮,将名为“卡普蒂萨尔娃”的理智彻底吞没。

她仰起头,发出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绝望哀嚎。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滑落——

异变陡生。

她金发间那顶“花环”突然发出骨骼生长般的脆响,无数根漆黑的荆棘尖刺破花而出!原本清澈的泪水瞬间化为刺目的猩红血泪。

万里无云的晴空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撕裂，滚滚乌云在数秒内遮蔽了天日，震耳欲聋的雷鸣在山谷间炸响。蒂娅纤细的身躯开始散发出一层令人不敢直视的白金光芒，她的双眸彻底失去焦距，化为一片骇人的纯白。从那空洞的眼眶中，不再流出鲜血，而是涌出了一滴滴如同融化的黄金蜡油般、粘稠而缓慢蠕动的金色泪滴。

倾盆暴雨轰然落下。

卫队队长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惊骇地拔出长剑对准眼前的少女:“术士！快结阵——！”

太迟了。

大地在轰鸣中寸寸龟裂，无数粗壮如巨蟒的漆黑荆棘破土而出！它们首先疯狂地缠绕上蒂娅自己的躯体，锋利的尖刺毫不留情地刺穿她雪白的肌肤，贪婪地吮吸着她体内流淌的圣血;下一秒，吸饱了圣血的荆棘化作席卷全村的死亡风暴，将每一名卡利克斯士兵与术士死死捆缚。

“怪、怪物……唔！！”队长试图呼喊，但蔓延的荆棘瞬间将他的头颅彻底包裹、勒紧，剥夺了他发声的权利。

伴随着蒂娅喉咙里发出的最后一记低沉呜咽，成百上千根坚挺如长枪的巨型荆棘自地底暴起，精准地刺穿了所有入侵者的胸腔，将他们连同心脏一起高高挑向半空！在震天的雷雨与凄厉的惨叫声中，卡利克斯的私军如同被串在荆棘王冠上的祭品，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那场屠杀之后，圣座与卡利克斯家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为了掩盖“唯一神容器”暴走失控的丑闻，教会联合家族死死封锁了消息，对外仅宣称圣女闭关祈祷。而在暗地里，一队队搜捕者被秘密派出，一边搜寻蒂娅的下落以“处置这件危险的不良品”，一边在地下室里用回收的尸骸疯狂重启着制造下一代容器的亵渎仪式。

而处于风暴中心的蒂娅，并没有死在那一天的荆棘反噬中。

当她因失血过多与精神崩溃而陷入深度昏迷时，是山林接纳了她。森林中的走兽轻轻叼起她的衣角，将她抬回了无人踏足的密林深处;繁茂的花朵与荆棘交织成温床将她包裹;晨间的叶片垂下，将甘甜的露水与花蜜滴入她干涸的唇瓣;飞鸟衔来坚果，温顺的鹿群日夜在她身畔看守，而凶猛的群狼则在森林外围筑起了生人勿近的防线。

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蒂娅终于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

她活了下来，但灵魂已满是裂痕。见识过养母一家的惨死与家族令人作呕的伪善后，她对所谓的人性、教会宣扬的“正义”、她自幼学习的教条彻底绝望。她坐在幽暗的古树下，看着自己布满荆棘刺痕的双手，一遍遍地质问着无人的空地:

“我究竟要守护什么？为什么我要去背负那群恶魔的罪恶？我究竟是卡普蒂萨尔娃，还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器皿？”

她没有答案。但她无比清晰地知道一件事:如果这就是神明降临所需的受肉，那么现在的她，绝不会再顺从地将身体交出去。

对家族与教会的刻骨仇恨成了支撑她活下去的毒药。她开始尝试在森林中研究、掌控体内那股恐怖的荆棘与黄金血泪之力。然而，每次催动这股源自“真主之子”的力量，她都会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与眩晕——仿佛在力量涌出的瞬间，她的意识正在被某种冰冷、崇高而残酷的未知意志所同化，让她不再是她自己。

与此同时，这片连绵的群山间开始流传起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谈：千万不要带着武器进入那座山林狩猎，因为任何杀戮的行为都会触怒山中某个古老的存在，届时，整座森林都会“活”过来。

如今的蒂娅，依然独自留在那片被野兽与繁花簇拥的森林深处。她就像一枚布满裂纹、随时可能彻底崩毁的黄金圣杯，静静地蛰伏在荆棘密布的怪谈中心，她已经绝望了。但也许，她在等待着那个能够劈开荆棘的旅人闯入她的世界。

第三章：闯入禁林的孤狼、篝火热汤与星空之约

那座“活体森林”的怪谈在群山间越传越凶。尽管闯入的猎人们大多只是被抽打得遍体鳞伤、丢盔弃甲地逃回来，并无性命之忧，但恐惧依然笼罩着山脚的村落。直到某天，一名行踪诡秘的黑衣人在村中酒馆贴出重金悬赏：凡能探明森林深处异象之源者，赏金百余枚金币。

蒂拉毫不犹豫地揭下了悬赏单。

她是个吃着百家饭长大、向来把教条与禁忌当耳旁风的人，从来不在乎这些所谓禁忌。而且，她也是一个油滑的雇佣兵，价钱合适，一切好商量。

当她策马闯入迷雾笼罩的森林外围时，地面果然裂开，漆黑的荆棘如毒蛇般袭来。然而，蒂拉没有像此前的猎人那样掉头逃窜，她灵巧地挥剑格开藤蔓，反而迎着荆棘袭来的方向，一路向着森林最幽暗的腹地狂奔而去。

“你明明不是来狩猎的……”

空灵而冰冷的少女声音在林间回荡，带着一丝高高在上的审视，“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往死路上撞？”

蒂拉脚步一顿。她意识到这暗处的存在拥有理智、可以沟通，便果断垂下剑尖，一边警惕地环顾四周，一边露出招牌的油滑笑容：“别误会！我只是听说林子里住着位了不得的存在，想来交个朋友！”

密林深处沉默了一瞬，随即爆发出一阵长久而凄凉的大笑。

*“朋友？哈哈哈……真是怀念的词汇啊。”*那个声音止住笑意，冷漠如霜，*“你有点意思，凡人。但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屑于和你这种存在做朋友？”*

“因为我只是个好奇心旺盛的旅客嘛。我也对你没坏处，既然咱们能好好说话，为什么不能交朋友？聊聊天也可以解闷嘛。”

“你就这么笃定，我不会直接杀了你，继续保持这里的神秘？”

“你要真想杀我，刚才那几下我就已经变成筛子啦。”蒂拉耸了耸肩，将长剑彻底收回鞘中，“之前那些猎人，也是你故意留手放走的吧？不管外头怎么传，至少我觉得，你绝对不是个坏人。”

林间的风停滞了。暗处的蒂娅一时语塞。

许久，伴随着树叶摩挲的轻响，一道纤细的身影拨开垂落的藤蔓，缓缓走了出来。

“坏人，好人……真的有什么区别吗？”

看着眼前身穿残破洛可可白袍、金发间缠绕着荆棘白花的少女，蒂拉怔住了。她隐约听过圣城那位“神之子”的传闻，却不敢将眼前凄美如人偶的少女与之联系起来。但佣兵的直觉让她率先

迈出一步，大大方方地伸出右手："第一次见面，我是山脚村子来的！最近怪谈沸沸扬扬的，我就来看看。"

轮到蒂娅愣住了。在她的认知里，自己这身标志性的装束与金发，全天下无人不识。她狐疑地盯着蒂拉："你……不认识我吗？"

"啊？我应该认识你吗？"蒂拉眨了眨棕色的眼睛，理直气壮地笑道，"我这不正是为了来认识你，才跑进来的嘛！"

蒂娅有些不自然地轻咳了一声。她后退半步，双手优雅地拈起沾着泥点的蕾丝裙摆，双腿交叉微曲，行了一个无可挑剔的贵族礼："我名卡普蒂萨尔娃·卡利克斯。阁下贵姓？"

蒂拉伸在半空的手尴尬地落了空。她哪懂什么贵族礼数，只能讪讪地收回手挠了挠后脑勺的狼尾短发："好长、好拗口的名字……我叫鲁普蒂娅·穆恩达。按理说简称也该叫'蒂娅'，但村里的大叔大婶都没啥文化，老是大舌头喊成'蒂拉'，干脆你也叫我蒂拉好啦！"

"蒂娅"二字出口的瞬间，对面的金发少女猛地捂住了嘴，淡漠的眼眸剧烈颤抖起来："你……为什么也会叫这个名字？"

"咦？怎么了？"蒂拉歪了歪头。

"……曾经，我的母亲会这么称呼我。"蒂娅垂下眼帘，声音突然低沉得像要碎裂。蒂拉意识到自己不小心又碰到了什么不好的话题。

好奇怪的气氛！为了缓和这突如其来的悲伤气氛，也为了在这个喜怒无常的神秘存在面前给自己套上一层保命的护身符，蒂拉眼珠一转，顺势热情地跨前一步，一把抓住了蒂娅冰凉的小手："这么巧！那咱们岂不是天生就该互称姐妹？你看你长得这么娇小，肯定比我小，以后我就叫你'蒂娅妹妹'好不好？"

这毫无边界感的热情与肢体接触，吓得从未与外人如此亲昵的圣女浑身一僵。蒂娅触电般抽回手，慌乱地连退数步；潜伏在暗影里的护卫狼群瞬间窜出，压低身躯对着蒂拉发出威胁的咆哮。

蒂娅按着狂跳的胸口缓了缓神，努力维持着高傲的架子又咳了两声："虽、虽然同名很巧，但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吧，蒂拉！作为一名淑女，多少应该注意一些矜持与礼仪！"

蒂拉被她这副强装大人的模样逗乐了："淑女？你一个人在森林里还演什么大小姐过家家呢？你们贵族搞的这套繁文缛节也太麻烦了，我可不在乎这些。"

看着眼前这个无论穿着还是言行都离经叛道的女孩，蒂娅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荒谬与新奇。某种奇怪的说法涌上喉头，她盯着蒂拉，试探性地又似乎有些挑衅地抛出了一句在圣城足以判处火刑的质问："你不在乎世俗的规矩……难道，你连神明的规定也不在乎吗？"

蒂拉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

神明？如果神真的慈悲为怀，我一个孤儿又怎么会在泥潭里挣扎求生得这么辛苦？

在蒂拉眼里，所谓的信仰与教条，不过是贵族老爷们用来麻痹平民、榨取血汗钱的精致谎言。如果真的按教条所言，世界上哪还会有人哀嚎悲叹呢。但想到眼前人圣女的身份，为了不把眼前的人彻底激怒成敌人，蒂拉决定扯个谎敷衍过去。

然而她刚张开嘴，蒂娅却仿佛看穿了蒂拉，静静地打断了她："我已经知道你的态度了，不需要对我撒谎。如果你对神有什么质疑，直接说出来，我会回答你的疑惑。"

“你……不生气吗？”蒂拉有些错乱了。
蒂娅偏过头，看向幽深的树冠，语气漠然：“我为什么要生气？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只希望，至少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人，能对我说几句真话。”
蒂拉心头剧震。她想起少女现身时说的那句“好人坏人有什么区别”——也许吧，也许这个逃跑的圣女和她想的不太一样。咽了口口水，思索良久，蒂拉试探着开口：“那你觉得……神真的会赐福那些虔诚投钱的信徒吗？”
“不知道。”蒂娅的回答斩钉截铁，眼底翻涌着冰冷的恨意，“但至少教会绝对不会。他们不过是一群趴在凡人血肉上、越吸越沉重的寄生虫罢了。”
传说中的圣女，竟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反教会者”。这个认知让蒂拉眼底燃起了浓烈的兴趣。
“据我所知，外头的人连在心里怀疑一下教会都不敢，你为什么会这么恨他们？”
“恨？我恨不得杀了他们。教会毁了我，杀光了我爱的人。”蒂娅用最平淡的语调说着最残酷的事实，“我留在这里，就是为了弄清楚真相，我要向世人揭发他们的罪恶。如果你愿意帮我把真相传出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蒂拉的心脏猛地抽紧了。她总算思索过来，村口那个出重金悬赏的神秘人究竟是什么来路——这趟浑水远比她想象的要深，她绝不能把眼前这个女孩出卖给雇主，蒂拉不想参与到这场浑水里。
而且，看着比自己矮一头的蒂娅，蒂拉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怜悯与奇异的归属感。这个本该在云端享受万众敬仰的少女，这个和自己出身迥异的少女，竟然怀揣着如此幼稚、如此不切实际的理想，竟然和自己一样对这个世俗感到厌恶。
蒂拉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长满青苔的树根上，拍了拍身边的位置：“蒂娅妹妹，就算我替你把真相喊破了喉咙，又能怎样呢？没人会理会我们的。”
蒂娅蹙起眉：“为什么？难道大家不会想甩开这群混账吗？”
“在这个烂透了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教会宣扬的那种善意。”蒂拉拔起一根野草咬在嘴里，眼神变得格外深邃而早熟，“人们在乎的从来不是神明，他们只是需要迷信一点虚妄的东西，好让自己无趣又悲惨的一生有个盼头。至于剩下的时间呢？赚钱、享乐、挥霍，然后一层压着一层地欺负人——贵族压榨平民，丈夫殴打妻子，父母把窒息的期望全砸在孩子身上。你以为是人们单纯被压迫吗？从来就没有这么单纯的事。就像赶海一样，大家都会想在这大浪里给自己捞一点好处，但是其实没几个人关心大海想怎么走。维护现在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真的想反抗，怎么会一层层妥协到现在呢？转嫁就好了不是吗？”
蒂拉自嘲地笑了笑，摊开双手：“而且，像我这样一个不伦不类、连女人样子都没有的野丫头，跑去揭穿教会的丑恶？你觉得他们会感激我们吗？不，他们只会恨不得掐死我们，因为我们扯掉了他们赖以苟活的遮羞布。”
林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蒂拉那番带着市井气息的残酷剖析，像一柄重锤，将蒂娅脑海中残留的“弥赛亚”砸得粉碎。是啊，哪怕经历了养母一家的惨死，她依然习惯性地站在“神之子”的高度去思考复仇与拯救。可剥离了教会与家族赋予的光环，现在的她，根本什么都不是，什么也做不到。她在这个国家里的地位正是被那些她所憎恨的人所赐予的，连力量也是。

紧绷了无数个日夜的弦，在这一刻彻底断了。
蒂娅顺着树干瘫坐下来，双臂死死抱住曲起的膝盖，将脸深深埋进臂弯里，发出了压抑而无助的啜泣。她太累了，那些宏大的罪恶与宏大命题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那我究竟能做什么……”少女带着哭腔的声音闷闷地传出来，“蒂拉，如果我连揭发和改变都做不到，那我还能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我连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了……”
向来油滑的蒂拉看着缩成一团哭泣的少女，也有些慌了手脚。她笨拙地挪过去，伸出手臂，轻轻环抱住蒂娅单薄颤抖的肩膀：“嗨呀，别哭啊！你既不是神也不是救世主，干嘛非要把全天下的担子往自己小身板上扛呢？自己就是自己呀，你自己不是说自己是蒂娅吗？”
“以前，所有人只叫我‘容器’。连我的姓氏‘卡利克斯’，也是圣杯容器的意思……”蒂娅抬起泪痕斑驳的脸，眼神空洞得令人心碎，“我就像是为了承载别的怪物才被制造出来的器皿。唯一叫我蒂娅的人已经死了，我学过的一切礼仪、经文全都是骗人的谎言，因为那根本不是教给我这个‘人’听的……”
蒂拉紧咬着嘴唇，胸口堵得发慌。她在村里也见过太多被父母按着头去学手艺、去嫁人，唯独不被允许拥有自己想法的孩子。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世上的人总渴望把别人捏成自己期盼的形状，却从不在乎那具躯壳里的灵魂到底有多痛。
给不出宏大答案的流浪佣兵，只能用最朴素的体温贴紧怀里的少女：“既然不知道自己是谁，那咱们就把以前那些臭狗屎全忘掉，从今天起，重新认识一下‘蒂娅’这个人，好不好？”
从那天起，蒂拉把那个神秘雇主抛在了脑后。
每隔一两天，这位飒爽的短发佣兵就会骑着马闯入禁林。有时怀里揣着刚从酒馆顺来的蜜汁烤肉与麦酒，有时带着村里铁匠打的简易厨具。
她拉着蒂娅天南海北地胡侃，把她抱上马背，带着这位从未远行的深闺圣女在山脊与旷野间纵马狂奔；蒂娅则在林间搭起了小小的灶台，笨拙而认真地研究起如何用普通食材煮出一锅热汤。在篝火与星光的陪伴下，两个同样没有家、同样名为“蒂娅（蒂拉）”的少女，一点点向彼此剖开了过往的伤疤，成为了这冰冷尘世中唯一能听懂对方心跳的共犯。
“你也没有见过父母吗？”蒂娅看着拨弄篝火的蒂拉。
“咋见啊，有记忆起就没有这两个人的任何印象，村民们也不告诉我，不过也无所谓了。不管怎么说，村里人还是救了我。虽然我和他们处得也不怎么好就是了。”蒂拉看着柴火间跃动的火苗，自嘲地笑道。
“我真的没有父母。”蒂娅抬头看着星空，眼神里满是寂寞。
蒂拉笑了笑：“没父母你咋出生啊，别骗我啊喂。”
“我是被制造出来的。作为一个容器，他们给容器起了名字，但是我没有。除了养母。”
即使火焰近在咫尺，蒂拉都感到不禁一个寒颤。她虽然也没少遭人白眼，但是村庄里朴素的情感还是有的；可是，蒂娅竟然从来都只是被当作一个物品吗，连人都不算。她看向蒂娅，蒂娅正看着自己的手，不断拨弄着，她在等待自己的回复。
“没有就没有吧。就算有父母，父母真的就会是好人吗？那些爱我们的人还是更重要的。”蒂拉拉住蒂娅洁白的小手，把她往怀里揽。
爱。养母也曾经一直对着蒂娅说爱。但什么是爱呢？

“什么是爱呢……”在怀里的蒂娅嘀咕了一句。
“这、这……”蒂拉有些犯难，这对她来说，这种常识一般的词语一下子很难解释清楚，何况她自己也搞不明白。“像你养母那样吧，对你温柔，呵护你，还会教导你，给你做饭吃，她就很爱你。”蒂拉摸摸蒂娅的头，用嘻嘻哈哈的语气说道。
“那你会爱我吗？”蒂娅突然抬起头，凝视着蒂拉。蒂拉看着她圣洁而闪烁的眼睛，金色瞳孔闪耀着某种期盼。蒂拉也有些犹豫了，她没想到蒂娅会问这种奇怪的问题。
但是她并不想让蒂娅失望。她想了一下，她已经慢慢地习惯与蒂娅一起玩乐、吃喝的生活，交谈少女的心事，交谈不可以触碰的禁忌。她总是会忍不住想抱住这个脆弱的圣女，呵护她；但她也明白，圣女和自己的身份不同，圣女是可以做成大事的，但是她只是一个村庄的雇佣兵。
“没事的，我都明白。所以不用强迫自己。”蒂娅微微一笑，长长的睫毛扑闪着眨巴了两下，狡黠地用食指堵住了沉思的蒂拉的嘴，仿佛看穿了她对于这道沟壑的担忧。
蒂娅不再看她，而是继续抬头看向星空。万里无云，月光是如此的明亮而柔和，照拂着两个无家的少女。
“据说星光是千万年前先祖们的幻化。”
“那他们能庇佑我们吗？只是发光也太弱了吧。”
“那就希望，月亮与星空会一直见证我们的相会吧。”
蒂拉有些恍惚，透过篝火，她看着蒂娅的脸随着热流浮动着——她好像在笑，月牙般的嘴角诠释了少女最美丽的期盼；但她又好像有些悲伤，愁苦的眉头低垂着，娇艳如人偶般的脸颊被阴影挂着，让人心生哀愁。
“会的！！”蒂拉突然坚定地大吼。蒂娅被吓了一跳，愣了下神，却很快转过脸看着蒂拉，捂着嘴笑。
“笨蛋。”

第四章：染血黄金、衔尾蛇血池与三天三夜的大火

然而，偷来的童话终究迎来了清算的时刻。
久等不到回音的神秘雇主察觉了端倪。他派出的眼线很快查明，那个接下悬赏的狼尾发女佣兵不仅频繁出入禁林，每次甚至还采购大量食物与生活物资带进去。
当蒂拉又一次带着新买的香料哼着歌踏入森林腹地时，迎接她的不是鹿群与花香，而是刺鼻的火药味与震天的呐喊声。
卡利克斯家族的精锐私军与炼金术士已将林间空地围得水泄不通。无数绘有禁魔符文的锁链缠绕在荆棘丛中，蒂娅单薄的白袍已被鲜血染红，正摇摇欲坠地被逼入绝境。
“蒂娅！！”蒂拉目眦欲裂，拔剑便要往前冲，却被两名重甲士兵死死按倒在地。
领头的卫队队长转过头，看清蒂拉的脸后，发出了一声充满恶意与戏谑的嗤笑：“噢，瞧瞧是谁来了？多谢你的精准带路啊，优秀的雇佣兵小姐。没有你留下的马蹄印，我们还真找不到圣女的窝。”
“不是的！蒂娅，你听我解释，我没有——！”蒂拉拼命挣扎着嘶喊。

然而，当她抬起头时，对上的却是蒂娅那双因极度震惊、痛苦与被背叛感而彻底冻结的眼睛。少女死死地瞪着她，嘴唇咬出了血，仿佛在看世界上最肮脏的骗子，因为那对万古深空的誓言被背叛。蒂拉犹如万箭穿心，一下子手上失了力，被卫队士兵死死制住。

“圣女殿下，我劝您立刻收起体内那股危险的力量。”队长用剑抵住蒂拉的后心，冷笑着威胁道，“如果您敢像上次那样暴走反抗，我保证，山脚下那个村子的所有人，还有这个贪财的女人，立刻就会变成肉泥。”

蒂娅周身刚刚泛起的白金光芒瞬间熄灭了。

她闭上眼，长长的睫毛剧烈地颤抖着。

“走吧。”她绝望地颤抖着说。

再次睁开眼时，她没有再看地上哭喊的蒂拉哪怕一眼，只是挺直了纤细却孤绝的脊梁，像一具失去灵魂的木偶，直直地迈步走进了囚笼般的家族马车。

“拿着吧，卡利克斯家族向来是最讲信用的。”

马车远去，队长随手将一个沉甸甸的钱袋砸在蒂拉脸上。袋口散开，上百枚金灿灿的金币滚落在沾血的草地上。

那是一笔足以让蒂拉在任何繁华都市买下庄园、安稳度过一生的巨款。

可是，跪在空无一人的森林里，抓着满手冰冷的黄金，蒂拉却感到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她突然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从前那种混吃等死、靠着油滑与冷漠自我麻痹的佣兵生活了。那些世俗的压迫、贵族的伪善、人性的肮脏，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让她痛恨入骨；更重要的是，她无法接受那个在这个堕落世界里唯一能和她说心里话、唯一让她感到被需要的女孩，带着对她的误解重新跌回地狱。

蒂拉擦干眼泪，将地上的金币一枚枚捡起，死死系在腰间。她翻身上马，向着圣城索泰里亚的方向扬起了马鞭。

此时的卡利克斯本家宅邸，早已是一座濒临崩溃的疯人院。

圣女长期失踪引发了狂信徒的躁动与教皇的严厉问责，教会甚至单方面切断了对家族的资源供给。而在宅邸最深处的地下祭坛里，那具被铁链捆绑在逆十字架上、浸泡在粘稠血池中、腹部被剖开又缝合了无数次的“卡利克斯之母”，生命之火已彻底枯竭，无论术士们如何催动炼金阵，她都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复活重铸了。

被押回家族的蒂娅，迎接她的是彻底陷入癫狂的父亲（家主）残酷的殴打与羞辱。

“为什么不反抗？把你在村子里杀人的力量使出来啊！你这个残次品！”

面对父亲扭曲的咆哮，遍体鳞伤的蒂娅只是咬紧牙关，流着泪默默承受着鞭笞。

她明白蒂拉并没有背叛，但是她有着自己无法回避的宿命，她总是需要去面对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至少不要再危害其他人，至少是由她自己的名义去承受。她绝不再动用那股会吞噬自我、将她化为神明傀儡的力量——这是她作为“蒂娅”最后的尊严与反抗。

最终，绝望的家主决定启动最后的疯狂：他命人将奄奄一息的蒂娅剥去外袍，锁进地下血池，准备让她取代初代母体，成为新一代的活体繁育坩埚。

蒂娅在这腐臭肮脏又阴湿的地下室昏迷了不知多少日夜。突然有一天，被锁在祭坛下方的蒂娅，听到了十字架上方传来极其微弱的喘息声。

那个被折磨了数百年、早已不成人形的“卡利克斯之母”，正低垂着头看着她。在生命最后的回光返照中，这位破碎的女人用破碎的声带，一次只能吐出一个词地，向她的后代拼凑出了一个如同衔尾蛇般荒诞而悲哀的家族真相：

“尤斯凯卢斯……痛恨……罪恶。”

数百年前的初代卡利克斯家主尤斯凯卢斯（其名由拉丁语 IUS“法律、正义、神圣契约”与 SCELUS“罪恶、滔天大罪”拼合而成），曾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义人。他的父母死于贪官污吏之手，当他历经千辛万苦手刃仇敌、满怀希望地回到家中时，却发现自己挚爱的妻子与幼子已被闯入的强盗残忍杀害。

极致的悲痛扭曲了他对正义的认知。为了复活妻儿，更为了彻底涤荡这个充满罪恶的人间，他疯魔般地一头扎进禁忌的炼金术与灵魂神秘学中。他与教会达成密约，誓要铸造出能让“绝对秩序与真神”降临的完美容器。

而眼前这具在血池中被反复剖开、捆绑了数百年的“卡利克斯之母”，正是当年被初代家主用禁忌炼成术不完全复活的亡妻！

为了复活爱人而开启的炼金术，最终却变成了将爱人的灵魂永世禁锢、逼迫她在代代子孙的疯狂中不断孕育容器的无间地狱；为了追求终极正义而许下的宏愿，最终却演变成了用虚妄的大义去剥夺未出生者人权的滔天罪恶。

听完这跨越百年的悲剧，浑身是血的蒂娅颤抖着仰起头，轻声问出了心底最深的困惑：“您……恨这一切吗？恨制造了这一切的我们吗？”

十字架上的血肉模糊之物缓缓动了动嘴角：

“也许……但……所有人……都很可怜……”

这位承受了最深重苦难的初代之妻，在漫长的折磨尽头，竟只剩下了对这群被执念逼疯的后代们深沉的悲悯。

就在这时，整座卡利克斯宅邸突然剧烈摇晃起来，地面上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撞门声与无数人的怒吼！



图：燃烧三天三夜的卡利克斯本家宅邸与破开的地下监牢——万千火把冲垮铁门，石阶上唯余劈断的沉重铁链与倾覆的染血银质圣杯。

深知单凭一己之力无法突破重兵把守的宅邸，熟稔市井人心的蒂拉用那袋赏金买通了圣城所有的吟游诗人与流民，在短短数日内将一则惊天流言煽动成了燎原野火："卡利克斯家族因私欲囚禁了圣女，阻碍神光普照人间！他们正在地下用异端邪术谋杀神之子！"

被煽动起狂热怒火的成千上万名信徒，手持火把与农具，如决堤的洪流般冲垮了卡利克斯家族的私军防线，一路砸碎大门，直直冲进了这座掩盖了数百年罪恶的地下室！

当狂热的信众们看到血池中那令人作呕的人体炼成阵、堆积如山的尸骸，以及被锁在祭坛上遍体鳞伤的圣女时，所有的信仰滤镜瞬间崩塌为极致的暴怒。还在试图怒斥"愚民滚出去"的卡利克斯家主，当场被愤怒的暴民拖出地下室，绑在庭院的火刑柱上烧成了灰烬。

混乱与火光中，一道熟悉的矫健背影劈开铁链，冲到了祭坛前。

"蒂娅妹妹！我来接你了——！"

看着满头大汗、浑身烟尘却笑得比火光还要耀眼的蒂拉，蒂娅眼中蓄满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对不起，都是我的——"

"不，我都知道的。但，我也有要做的事，所以，不怪你。"

两个女孩只是抱着哭泣，所有的误解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蒂拉脱下自己的皮衣裹在蒂娅颤抖的肩上，小心翼翼地将她扶起。

"蒂拉……"蒂娅靠在她怀里，目光越过混乱的人群，看向十字架上那具即将彻底崩溃的母体，轻声说，"把你的剑，借我用一下，好吗？"

蒂拉没有多问，握住蒂娅冰凉的手，与她一同握紧剑柄，向前递出。

寒光闪过，长剑精准地刺穿了"卡利克斯之母"的心脏，斩断了那维持了数百年的亵渎炼成回路。

十字架上的女人猛地吐出一大口黑血，但那张被痛苦扭曲了数百年的脸上，却勉强挤出了一个无比解脱、无比温柔的微笑。

"谢谢……"

伴随着最后一声叹息，锁链寸寸断裂，她残破的身躯终于彻底失去了生机，缓缓坠入血池深处，归于尘土。

大火烧尽了卡利克斯宅邸的罪恶，却烧不尽人间的贪婪与狂热。

当暴动的信众们处决了卡利克斯族长后，他们的愤怒并未停止，他们贪婪地看向豪华的卡利克斯宅邸，一场名为"正义"的掠夺开始了——宅邸中心的火光喧天，仆从们四散奔逃，害怕被以卡利克斯之名处以同罪；一张张名画、一件件家具、大堆首饰与数不尽的珠宝被一批批地往外搬运，珍贵的古籍因为无法被看懂而被当作异端焚烧；分赃不均的人们在散落的金币中互相殴打，醉汉们围着火堆一边跳舞一边殴打没跑掉的仆人，人们在墙壁上涂画，恬不知耻地标榜自己参与了这场抢劫，并且大声辱骂着卡利克斯家族——哪怕这个家族曾经也为他们供奉过所谓的"正义"。

大火焚烧了三天三夜，直到宅邸空无一物，直到卡利克斯的厚壁彻底倒塌，直到再没有可以焚烧的东西。当疯狂的人们终于停下、开始恢复理智时，他们才惊恐地发现：圣女早已不知所踪。

恐惧被神惩罚的信众们赶紧又开始在他们亲手摧毁焚尽的废墟瓦砾中翻找，拼命寻找神之子的痕迹。然而废墟里仅有无数焦黑的尸骸。

但对教会而言，圣女也并不一定非要是活着的。

从那夜之后，“神之子卡普蒂萨尔娃”彻底从圣城的历史中消失了。教会对外宣称圣女已在那场大火中殉教升入天国；但大陆北境的酒馆与旅人之间，却开始流传起一个无比浪漫的美丽传说：

有人说，在远离教会统治的塞外草原与海岸线上，常常能看到两名形影不离的少女骑着同一匹骏马迎风驰骋。年长些的黑发少女总是穿着利落的佣兵皮衣，背着长弓；而坐在她身前的金发少女则穿着剪去了繁复拖尾的白裙，发间戴着一顶野花花环。她们与动物为伴，又总会在饱受风霜的边陲村庄里扶危济困，在苍茫北国天地间，留下那首永不熄灭的诗。